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

尸王也天子之正號也

遂坐昭諸

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命命羣臣陳戒

康王之誥

疾之見

疏

康王既至之誥

正義曰康王既受命命羣臣陳戒

侯作康王之誥

侯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頤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自頤命已上內於頤命

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 太保西 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隨其方為位皆北面

賓稱奉圭兼幣白

二臣衛敢執

大日拜

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出

內之西廂也

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

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出

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

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請侯既拜王為

正

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

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

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

冢宰相王室在東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

向成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出也

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

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

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

子地有白馬四公雙向唯唯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是古入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

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象帛宗以錦琥以繡黃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禮記

卷之

第

十

卷

之

第

十

卷

之

第

十

卷

之

第

十

卷

之

第

十

卷

之

第



意故云諸侯皆陳焉。主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實諸至黃物。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實。辨謂其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真幣拜者。魯首而已。是也。言何者。諸侯之在四者。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南此刑成。王始。明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因見新王也。謂既享天子。其物盡喪。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取執壤地所出而喪。誓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然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幣於朝。受享於朝。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而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六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地。止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而禮也。義嗣德二字。史言王各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生親繼先人。則。今為天子。無所嫌。故各其拜。受其幣。曰計與諸侯為王也。太保既內。

伯咸進相。相。皆再拜稽首。自諸侯並進。陳成不言諸

見外曰。曰。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天

改大國。殷之命。惟周文王。武王。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然夏我西土。惟新陟王。畢協

之民。本其所起。美羊。父。反。馬云。道也。惟新陟王。畢協

賞罰。能定其功用。布貴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今王受之

哉。敬天。道。務。崇。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實。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祖。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德之相。寡有之。敕命。壞音怪。疏。太保召公與司徒。丙伯

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留。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

子。大。天。改。大。國。殷。之。命。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

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受

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為。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張。大。我。之。六。師。以。當。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實。有。之。命。



成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家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  
冢宰冢伯為司徒司徒位冢宰故言太保與冢伯冢  
伯冢下共告冢宰冢臣又報指太保故言相指動足然後相指故  
保指冢臣冢臣又報指太保故言相指動足然後相指故  
指之文在成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曰姜聲近  
故訓之為道王肅云姜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  
能憂西土之民本自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致命。  
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  
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  
文王少育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  
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  
命惟予一人釗報詰。其昔君文武不平富  
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底至至齊。馬讀  
明于天下。言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則亦有熊  
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士家。言文武既聖則亦  
有勇猛如龍熊之

士也。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用命于上帝皇天  
王家。熊音雄。熊彼皮反。用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  
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

國王天下。界必利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徐甫至反。王于沈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  
蕃屏。俾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

尚克用。既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  
姓。諸侯曰

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頌念文武。雖爾身在  
之道安。故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  
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罷之

侯。勸朝臣此督諸。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之羞。當各  
侯。督丁木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之羞。當各

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疏。王若至子羞  
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正。義曰羣臣送

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  
內之國。君惟我。人。釗報詰。卿士羣公。昔先君文武。玉其



道其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各惡於人致行至美  
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  
明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  
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  
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  
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  
侯者樹之以為蕃屏令屏藩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品  
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伯父  
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故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  
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故身在外土為國君  
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  
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傳  
順其事而告之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  
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庶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  
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  
亦略舉之矣。予一人制。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  
言各此王自稱各者新即位謙也。傳言先至各惡。正  
義曰孔以寓為美故云政心平美不務各惡於人言哀矜下  
民不用刑罰之王庸云文心道六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治。○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  
道主肅云立六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備之。○正義曰期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  
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  
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  
其事有法故令安故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  
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諾並諾羣臣諸侯  
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能羆之士屬朝臣使用力  
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故身在。○王釋冕反喪服命相揖  
外士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王釋冕反喪服命相揖  
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王釋冕反喪服命相揖  
喪服居倚廬。○疏。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據謂諸侯與  
○去禿呂反。○疏。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二  
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  
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別

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別彼列反作畢命畢命命之書

疏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

周之郊境史叙其事作畢命傳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

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

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列至保

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

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

敝遷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并疆俾克畏慕皆

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與使之異

居也此邑本名別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其未成故

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中惟十有一年六

畫郊折慎周封守是其使有保護惟十有一年六

月庚午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

壬申王朝自宗周至于豐於豐三日壬申王

宗周直遷反錫命老反以命畢公

釐東郊刑成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

請令力疏惟十有一年六月三日庚午光然亦明也於臚後三日

王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錫命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

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

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為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命之書



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音泰。惟周公左右先王言周定厥家公助

厥訓用化其教。比音祓。如字。又附逝之近。既歷

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虐予一人以寧言殷民

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言殷民

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善之俗

有不善以法繩之裝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

獨反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

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力無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

懋德言公勉力無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

多大人之美此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言其上

顯父兄下施子孫。拱心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疏

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數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

文正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

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而

故遷於洛邑令之此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

三紀入世既變於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責我天子一人用

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遷

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

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

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

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

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

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

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代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

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全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一



六月一日

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  
 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  
 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變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  
 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  
 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  
 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  
 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殺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使  
 以惡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義曰小物無所勸  
 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臣公之善  
 釋註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善云詢于以虞訪于伊尹  
 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事云詢于以虞訪于伊尹  
 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義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  
 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義曰先  
 王之功無由可見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  
 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  
 公之事往哉。今我故命公以周公所為之舉往為之哉  
 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治直重

反旌別淑慝表厥宅乙里彰善瘞惡樹之風

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思泉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

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善之福所以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

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

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其念哉

惟賢履工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疏王曰至念哉

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服反。日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舉公其往為之

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



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違好其刑異商之舊俗驟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言者慎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傳言以旌為識。淑善也。應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有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被感之。揚其善聲。告之。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王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皆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隨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惡。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傳言至安矣。○正義曰。外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舊有規畫。

四年世久遠或相傳言其民田疆界亦令更重畫之。以防後相復犯。雖舉邑之郊。曠為言其民田疆界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殺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我聞曰。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喆德。實恃天道。我聞曰。世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恃布內反。敵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敵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敵步寐反。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多以滅德。義服飾過制。驕淫於侈。將由惡終。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驕淫於侈。將由惡終。



雖收放心閉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於其所能

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導其心惟難資富能

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以富貴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

順主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毅士不剛

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

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公澤潤生

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治政化治

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元

膺之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特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

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

孫訓其成式惟又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

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無日不能罔曰民寡

惟慎厥事無日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疏我聞

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持富驕恣少能

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邁有德之上如此者實恃亂天道敝俗

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里而共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



借上餘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於能自修行如此不變將  
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而防閑之惟大  
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順  
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  
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  
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  
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驕恣  
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蹙善如此者  
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令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  
實亂天道也○傳此般至僭上○正義曰帝者人之所處故  
為居之義善父也般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又怙恃  
已之奢後自謂奢侈後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減德義又  
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  
服勝人止○傳言般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於僭不覺將用惡自  
終言雖收斂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慮自止故怨  
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  
○傳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  
所以勤

#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

惟作君牙君牙君牙命以日共各王若曰嗚呼君

牙順其事而數稱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世世志貞服

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惟三小子嗣守

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心之憂之危若

虎尾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心之憂之危若

虎尾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心之憂之危若

虎尾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心之憂之危若



○陪徒報反送市

**疏**

穆王至春水○正義曰穆王命其臣

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

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丞○正義曰周禮

言名也生則書于王姓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太常先王

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

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姓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

旅月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汝所服志無忝祖考

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中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爾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冬

爾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易以疏反

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疏○今命重乃寧○正義曰

民乃寧○易以疏反疏○今命重乃寧○正義曰

行亦如父相也勸無為不忠辱累汝相考當須文布五常之

則下無敢不正民心中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為中正

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咨而怨天不可怨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正義曰

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替為體以見四者

禮非獨替為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

舉四體分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迨迨武夫

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傳

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

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嗚呼不顯哉文王謨

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



數大顯明不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啓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爾

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用奉若于先王之道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追配于前人

配於前令疏為呼至前人之正義曰王以數言焉呼大是

也文王之武王武王之業明也可承奉武王之業

先王之德先王之德可承奉武王之業

曰文王未克始謀造周故美其業謀則明

傳文王至邪欲曰於室武王無競則功成可奉

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

一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舊典時武民之

治亂在茲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

則民亂治直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又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疏王若至有又止義

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王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

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

###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伯罔臣名也太僕長太

字亦作罔罔命罔命命罔命罔命命罔命



各伯田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圖  
命。傳伯田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僕中大夫  
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  
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周禮太僕則此言太僕是矣。何  
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命作大正。止于奉饗。奉周禮太御  
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高。為長。既稱正于  
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  
密昭。故此經云。汝無輕於檢人。充耳目之官。於此為太御中  
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故言太御  
之下。故以太御為長。太僕雖掌馬。非親近之任。又足下大夫。不得為長。  
王若曰。伯田。惟  
三。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田  
繼先人。居大君。休惕。惟需。中夜以興。思免。敬愆。言常懷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  
免其過悔。○休。勅。作。惕。能。歷。反。昔在文武。聰明齊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以聽遠齊通無滯礙

○樂五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僕從  
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崇。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從侍正以旦夕承輔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正義曰  
民祗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疏。王若至威休。○正義曰  
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在重。當  
常悚懼。心內休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免其愆。過昔在  
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  
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  
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言出  
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  
咸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湯。○  
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澤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惟恐  
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正義曰。



出動必得中通而先誠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

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心俾克紹先列言侍左右之臣繩愆糾謬格其非

疏惟予至先列也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

不及善其不及言此青羣臣正已也即言正己之重繩其愆過糾其錯

言得臣巨輔乃可繼出也○傳言侍至功業○正義曰示不

正者以繼正之繩謂彈正糾謬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

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無敢佞僞言侍御之臣無小大無敢佞僞言侍御之臣無小大

德更心修進其所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佞

辟側媚其惟言士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亦反除扶亦反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亦反除扶亦反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亦反除扶亦反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亦反除扶亦反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亦反除扶亦反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亦反除扶亦反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亦反除扶亦反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亦反除扶亦反言無貫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



或足恭也。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色者為顏色以媚人，主無本實也。佞者前却，後以是為非，則媚者為佞，則之事以求媚，則我此等守是，則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則行以求愛，非是僕臣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言僕臣自聖則其君乃能正僕臣之君之有德惟臣成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君之有德惟臣成君之無德惟臣

**爾無昵于伶人充耳目之官迪**  
言僕臣自聖則其君乃能正僕臣之君之有德惟臣成君之無德惟臣

**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用近於伶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

**非人其吉惟**  
若其人其吉惟若其人其吉惟若其人其吉惟

**惟爾大弗克祗厥職**  
若其人其吉惟若其人其吉惟若其人其吉惟

**惟予汝克**  
若其人其吉惟若其人其吉惟若其人其吉惟

**呼欽哉永弼乃后于豳**  
若其人其吉惟若其人其吉惟若其人其吉惟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公叩**  
天子司獄

**穆王訓夏贖刑**  
作贖刑

**呂刑**  
或解刑

**呂侯**  
命呂侯

**呂侯**  
命呂侯

**呂侯**  
命呂侯

**呂侯**  
命呂侯



知為三公知知言言以三公為司寇不何何以得重王刑  
也○傳呂侯以獲王命作書也言傳呂侯之呂刑其何言王  
曰知呂侯以獲王命作書也言傳呂侯之呂刑其何言王  
重刑以變夏刑只改夏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矣今復刑  
夏高賤刑之法以刑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矣今復刑  
亦當有刑孔子錄之以為法法網多治獄之實是刑得申賜  
之地金刑賤刑唐虞之法周禮金掌受士之金罰賤刑入  
于司兵則刑亦有賤刑而遠刑夏之賤刑若周禮言士之  
金罰人似不得賤刑亦得賤刑必異於夏法以夏刑  
非是惟刑賤刑周禮刑之罪疑則輕之故當並言賤刑  
罪五百則罪五百官罪五百則罪五百刑之罪疑則輕之故當並言賤刑  
二千五百則罪二千五百官罪二千五百則罪二千五百刑之罪疑則輕之故當並言賤刑  
刑皆千則罪千五百官刑三百則罪三百六百則罪六百刑之罪疑則輕之故當並言賤刑  
周禮夏刑以改重於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用刑罰  
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刑罰必重於夏夏承  
夏刑之後穆王治故刑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設刑稍重自  
湯已後世漸時時紂非地格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

之後不可須使太輕罪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  
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  
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  
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  
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道特制宜刑罰所以出輕出重  
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部書傳引此篇之  
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爰為甫侯或稱甫刑亦後為  
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  
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  
國改作甫者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侯然子孫封甫者時  
未有甫名而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  
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宣王以後改  
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也主之時也云申呂雖衰而許猶  
在仍得有呂者以被史伯論四鄰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  
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惟呂命王享國百有五年老耄荒  
申呂雖衰呂即甫也惟呂命王享國百有五年老耄荒  
言呂侯見命為知時穆王以享國百有五年老耄荒  
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也若能用賢以揚名○蓋本亦  
蓋毛報反切度作刑以詰四方刑以治天下四方之  
讀莫報反切







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聞音問又如字說同腥音星行小孟反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

以威遏絕苗民無出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

○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遏於高反疏正義曰呂侯

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義重刑害民之

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訓以古人之事首炎帝之末有

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造始作亂惡化流相染易及於

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

暴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究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

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

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言蚩尤之惡不肯用善治民而更

制重法推作古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

是始大爲四種之刑明載人月竄截人鼻剝人陰割人

面苗之於此極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

罪者有辭苗民無辭並出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監及無

罪者同罪小大爲惡民皆乃誅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

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歸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

劉音

大司馬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反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蓋昭云九  
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  
帝出楚語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  
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  
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李蚩尤者此  
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  
實少昊之末九黎李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之無所  
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六重刑以亂民以峻法治民無所  
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和  
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無有不和  
之鳥詩云為梟。梟梟是鳥類鄭玄云盜賊狀如梟梟食  
良善劫奪人物傳言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度固也若  
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義  
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禹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  
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多蚩尤制之用五  
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  
曰法者述苗民之誦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  
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

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  
又謂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重攝位又在洞庭  
道命禹又誅之穆下深惡此族三苗之德故書其惡而謂之  
民孔恠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堯昭云三苗  
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  
至實國君也頑凶若民伐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者為此  
惡行解之以其頑凶取行虐刑以殺戮無罪。傳曰三苗之  
於是人為截人耳鼻椽陰。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  
也。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  
有刑則之刑非苗民別道此刑也。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  
云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為。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  
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為。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  
截之核陰。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  
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傳曰三  
讀苗君又行虐刑。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  
以之意。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  
惡也。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  
君子憂亂。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  
以此無中於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傳曰三苗之惡。



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勉勉告也

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德刑苗民自

謂是德刑者發問於外推乃皆是腥臭腥臭所以為德刑苗民自

帝至下國。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湯也苗民亦帝也

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專知此賦苗民亦帝也

苗民在堯之初與使無出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

世位在下其政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舜代每

被誅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堯命

義和出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名得其宗是謂罔

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抵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簡

反熱力。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業常繇寡無差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

帝清問下民繇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中

清問馬。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則又增修其德行威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益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獲則祭享有變災厲  
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禹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  
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五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  
民不干神也乃穆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民言  
作地祇學者多謂神祇之字似祇因妄改使認耳如楚語  
云乃命重黎是謂之神祇之字似祇因妄改使認耳如楚語  
罔有降格皆謂神祇之事乃命重黎是謂之神祇之字似祇  
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之語亮事顯頭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  
適絕苗民下云有然於禹異代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  
昊氏之壤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  
三苗共一物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  
楚語言顛項命重黎是謂之神祇之字似祇因妄改使認耳如  
二者蓋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各惡。正義曰此經二句說  
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類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  
苗民之見然則又增修其德教德以昭之以德行其威罰則  
民畏之而不傲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若若凡人雖欲以德明  
賢者不能照察公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賢人故皆勸  
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賢人故皆勸  
成廟分堯行威罰則能以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賢人故皆勸  
罰罪人故入皆畏威服德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至名山川穆

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曲禮教民而折以法禹治

反下同馬鄭曰皆音慈馬云皆也種音草用以殖承力反

丁亂反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成盛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言伯夷直民典禮

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疏乃命至祇德。正義曰

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曲教民折斷下民惟

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至各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

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

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我

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  
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與伯夷三禮  
典教民而漸以法則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



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若既死其名或境  
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  
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  
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  
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  
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  
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  
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夷至敬  
德○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  
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  
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曲禮  
又能耕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卑陶作土制百官於刑之中  
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憚不濫不輕不重助成穆穆  
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故德行禮也 穆穆  
在上明明在下灼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躬  
行敬敬在上三石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  
灼然敬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又于民樂盡罪於用刑之中

於民輔成常業 疏 穆穆至德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

○治百吏反 疏 穆穆至德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  
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為勤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  
不惟德之勤 謹言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者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業美堯君臣明德  
能用刑得中以精禮教 傳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書訓云  
穆穆敬也明明則德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  
明明在下則明是臣事知是三石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  
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傳天下至常教 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  
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  
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  
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 典獄  
治於民輔成常業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慈非  
行 賂反 敬已心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  
言在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

其言在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



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疏時典獄至在下。五義曰堯  
大命既事天意在於天下疏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則不可止也惟能止於富貴然後  
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賄不行堯時典獄之官  
皆能竭其職事其過失無有可舉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  
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既事天意在於  
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言堯至  
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慈心有犯  
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慈  
心行之不愛貨賄是慈心也。故傳以堯為德不可  
能使民不犯非徒於威能使不愛貨賄惟絕於富貴以還心  
行之世治則貨賄不行故獄官無得偏者。傳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誥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  
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  
此人必是惟能事天平為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若能斷獄平均為者必壽長矣以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  
為大命事也。是此大命謂是長久也。王曰嗟四方司  
政典獄非爾惟作天棗主典典獄謂諸侯也非彼惟  
天棗民乎言任重是故。

為于偽反任而鳩反重輕重之重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

刑之道而法之言當視是伯夷而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

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罔擇吉

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化負言苗民無有

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五刑以亂無

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為人斷制五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繫其

疏王曰至嚴也。正義曰王

堯絕其出申言之為至戒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

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矣言汝等

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

法受今各也其今汝何所懲刺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



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  
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  
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  
無罪之人上天不察其所為故下答懸於苗民苗民無以辭  
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言當至法  
之。正義曰伯夷典禮皋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  
皋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  
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  
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正義曰  
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  
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  
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王謂以罪加無  
罪是亂也。經訓禁也天不察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  
行腥臊不察。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為伯父  
故下禍誅之。伯父

命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字文他經反少詩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  
不勤 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音曰。天齊于民  
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夫整齊於下民使步為之  
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他句馬云齊。爾尚敬逆  
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惟敬五刑以成  
自謂可敬思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謙之德次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謙之德次  
義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二德也。疏。王曰至惟  
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疏。水。正義  
曰王言而對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  
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  
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朕言庶幾有至善之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善當勤



之哉故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故無有徒念我戒許故自勤而  
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  
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  
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以言已當慎行  
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故等當庶幾故謂天命以奉用我  
一人之戒故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  
有德美效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故等惟當發慎用此五刑以  
戒剛柔正直之德也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備  
我之民家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父長之道也傳皆  
王至至命也正義曰此物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  
異姓也格訓至出言無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  
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  
考也傳今改至不勤也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  
有始無終從而不敢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  
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改等諸侯無不用安  
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皆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  
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也正義曰天整齊於  
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此民不能自治故  
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任務欲稱天之心墜失  
天命之宗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

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主言已冀欲  
使為行稱天意也傳以當至德美也正義曰逆迎也上天  
授人為主是下天中命也謂任正歸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  
意相逆也故當然幾欲逆天命以康我一人之戒欲使之  
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入其罪皆自謂已有人之戒欲使人  
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矣故戒之慎事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  
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效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  
先戒至之道也正義曰上句傳意勿長其德勿休其功是以  
勞謙之德也勞謙易卦九三爻有言勞謙君子曰吁  
云勞謙天子自善以善事教天下則我其蒙福之也子曰吁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利以善刑之也傳有國王諸侯告彼  
邦馬作于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  
何度非及在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事當何所度非惟  
及世輕重所宜求也度併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  
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  
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數信其五辭簡孚正于  
聽其入五刑之也造七辭反聽同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五刑之於五刑。該幸。正。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不簡。該幸。正。五刑不簡。正于五

五過於五過。從。該幸。正。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內惟。貨。惟。來。由。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其罪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疑有赦疑有。赦。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衆惟貌衆。惟。貌。有。稽。其。見。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

其嚴夫威其。嚴。夫。威。無。簡。不。聽。其。見。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

罰百錢罰。百。錢。關。其。罪。罰。六。兩。曰。錢。錢。黃。也。關。實。其。罪

使與罰各相當使。與。罰。各。相。當。六。錢。也。錢。十。一。錢。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

同說文云六錢也同。說。文。云。六。錢。也。錢。十。一。錢。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

錢俗儒近是閱音悅錢。俗。儒。近。是。閱。音。悅。額。素。黨。反。涅。乃。結。反。割。辟。疑。赦。其

罰惟倍閱實其罪罰。惟。倍。閱。實。其。罪。則。足。曰。刑。倍。差。謂。倍。官。辟。疑。赦。其

罰倍差閱實其罪罰。倍。差。閱。實。其。罪。則。足。曰。刑。倍。差。謂。倍。官。辟。疑。赦。其

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則。足。曰。刑。倍。差。謂。倍。官。辟。疑。赦。其

至重者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至。重。者。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則。足。曰。刑。倍。差。謂。倍。官。辟。疑。赦。其

事之官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事。之。官。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則。足。曰。刑。倍。差。謂。倍。官。辟。疑。赦。其

罰不降相因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剕罰之罰。不。降。相。因。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剕。罰。之

屬五百官罰之屬二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屬。五。百。官。罰。之。屬。二。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二千五。刑。之。屬。二。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疏

王曰至天威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呼。數。聲。也。上

歎而呼諸侯曰呼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皆汝以善歎。而。呼。諸。侯。曰。呼。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皆。汝。以。善



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  
釋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  
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執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  
令內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眾獄官共  
聽其入五刑之罪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  
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眾所簡核不合入  
五刑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  
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  
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誅反囚辭推內親用事惟  
行貨在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罪其罪與犯法者  
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刑五刑之疑有赦  
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  
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  
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  
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論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  
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赦之皆當嚴敬天  
威天威勿輕聽刑也傳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非  
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  
刑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  
證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

證也。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助皆須證則  
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  
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日兩敵親理或  
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  
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眾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  
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  
傳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  
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  
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  
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  
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  
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  
即下之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案是非  
之理均或事法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  
者皆為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  
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  
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  
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而無五  
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  
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疴病也此五過之所病



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  
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  
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  
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  
官謂審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  
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  
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  
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也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  
皆粗可知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  
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  
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  
獄之罪案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  
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  
放放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  
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不使無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青黃肆赦大禹謨  
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蒙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  
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  
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

鄭此言五過不赦正於五過者五過者當免之也五刑之罪故  
刑取之五過者言其罪重又使服刑是刑疑不赦而受刑不疑  
而更無可赦而後重者之類也至此乎謂之刑當免若君是  
人君故設禁刑將以齊衆大衆小事易犯入必輕之過犯悉  
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其故不赦小過所以齊衆來人令其  
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樂誤不知本方御幸舟車誤不牢固  
罪皆死之軍與者斬故失等律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  
至王義曰簡核誠信有台案心或謂以爲可刑或可以爲  
赦未得比斷之准當察其因緣更有所考合者合者復同乃從  
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罪者即周禮五聽辨聽色聽氣  
聽耳聽目聽心聽氣聽色聽氣聽色不自則報然氣聽氣聽  
其聽色不自則報然氣聽氣聽其聽色不自則報然氣聽氣聽  
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台案心或謂以爲  
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  
其至想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傳道蓋已未嘗自之  
矣未始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除肉刑其刑猶舊臧臧  
足割勢也法傳於先代孔君顯見之論文云類領也蓋一名  
也鄭玄則禮注云墨鬻也先刺其面以墨塗之也言刻領爲



以墨塞之考孔今變色也六兩曰錫蓋古時有於官時未必有  
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之錫三錫為一錫錫與呂刑錢  
同俗儒云錫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錫之錫稱錫也  
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錫十錫為錢每重六兩太半  
兩錢似同此或有存行之者十錫為錢二錢四錫而當一  
斤然則錢重六兩三分附之二后惟謂錢為錫也云云  
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錢者古者金銀銅鐵皆為金  
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錢者古者金銀銅鐵皆為金  
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謂黃金或言黃錢蓋為金  
為銀兩兩皆具其數檢閱被責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  
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贖疑非不定也受贖參差故五  
罰之下皆言罰實其罪應贖不相當故也○傳別是至百錢  
工義曰釋詁云刑則也李延云斯是曰則說文云別絕也是  
刑者斷絕之名故刑是口則贖則倍罪則應倍罰而云倍差  
倍之又古義則不倍一倍也下句贖官六百錢知倍之又半  
之為五百錢也漢律重於贖額相校猶必別是重於贖額所  
較則多則足之罪過於官刑故使贖刑不倍倍則而多步近  
於贖官也○傳官流至之宜○正義曰伏生言傳云男女不  
以義交者其刑官是官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辜對去

六月四日

其大與去其重事亦同也歸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  
本刑官刑正為淫者後人以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  
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官於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刑  
耳官刑猶有逆代反逆歸空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官  
之大者謂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婦人猶閉於宮官是次死  
之刑官於四刑為最重也夫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  
錢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  
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  
辟經歷陳罰之錯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  
疑入官官疑入刑者其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  
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  
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異刑之條也  
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  
別言罰屬天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二千明刑屬同  
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  
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  
以其二字上下比罪無借亂辭勿用不行方其罪  
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借亂辭勿用不行方其罪  
無借亂辭之辭以自疑勿用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斷獄不可行○傳字念反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帶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

以法理其為詳審能之

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罪則之重

而輕非數輕重諸刑各在反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所以齊非齊各疏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乃與獄官眾議斷之其囚有潛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

此辭斷獄此借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精察罪人之辭惟

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分使替失為不能也上刑適

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身輕重

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

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

罪罰皆有權宜當隨時而變其法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

輕州重當視出所宜備而行之行刑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

雖有要善戒今當量之○傳上不至可行○正義曰罪條雖

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據重者取重者之宜下比方其罪之輕

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所犯當與諸同獄官不可盡

其同或有阿曲宜預防之蓋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

之辭以惑亂之亂以一人君無得聽此借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

用此借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借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

人至權宜○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

重刑有可以

罪則之重

罪則之重

刑新國用輕典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刑言刑罰世出輕重也



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口才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辭于差非從惟從

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

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

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當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

其所刑其所罰其當無失中正

獄成而孚輸而孚

斷獄成辭

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効文辭

其刑上備

有并兩刑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疏

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若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

斷獄之時謹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故慎斷獄之害人勿得

正之道其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

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

刑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

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取之

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三陽魯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

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

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在刑書使斷獄者依

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意此附以爲其罪

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此附以爲其罪

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今獄官同心

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者使備具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以制不爲



獄之類謂上其翰幼文辭也。傳其斷至正之。正義曰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常備具若今曹司馬案申尚書省  
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罪重者有兩刑者亦  
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為上  
亦上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漢同族姓  
異也我言多可戒懼以敬之。傲音景 朕敬于刑有  
德惟刑 我敬於刑當使 今天相民不配在下明清  
二單辭 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  
也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獄之無不以中正  
刑律清刑民治。治直吏反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成私家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民之受 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 永思惟罰亦天不

中惟人在命 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  
惟人在命惟人在教命使不中則天罰之天

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今天道不中  
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疏 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敦

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疏 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  
天子能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其重其聽獄訟當明曰清  
等於獄之彈解氏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  
之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  
家也惟是果罪之事實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求行急惡  
論多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眾人見被尤然而罰責之  
罰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  
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不中惟人在於  
民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  
王多刑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  
受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彌廟是相對則族屬



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戒之也下言  
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微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  
正義曰當使有德者准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  
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為  
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  
此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  
意當清審罪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言  
已以曲被捕辭以証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  
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自  
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可以斷獄者推  
子路兩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  
獄之兩論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在屈虛者得理則此  
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與獄之官其無不  
以有中正之心。聖獄之兩論至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  
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  
謂此也。傳曲獄至兩辭。正義曰曲獄知其虛受其貨而  
其詞詐者虛而得理獄官受富成以家此民之所以亂也  
故刑罰矣。使獄官成以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在案功事也。受獄從非是家之實也。惟最聚近罪  
之事。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眾人見罪也。眾人見罪者

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傳當長至罰之。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眾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諸侯等當長畏懼  
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替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  
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  
故戒以施教命不中否也。傳王不中。王不中者令使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元不中為  
大至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之。王曰嗚呼嗣孫今  
王不中諸侯此言戒諸侯也。王曰嗚呼嗣孫今  
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諸侯諸侯  
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哲人惟刑無  
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無窮之善辭名聞  
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帝之中正。受王嘉師監于效祥  
皆有善所以然也。屬音屬。受王嘉師監于效祥  
刑。此善刑獄其動而法之為無疆之辭。疏。王曰至祥  
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數曰嗚呼嗣孫。王曰至祥  
今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親之德於民而



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之中正之業必視此庶  
幾明聽我言而行之也昔有善之人雖能用刑而無疆境之  
善則得有無疆善則者以其所施能於五帝之中正皆中  
其理而法有善政也故有士之君受王之善乘而治  
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也來善刑以告之故其勤而法之  
使有無窮之美譽也傳言智至以終也正義曰善刑者也  
極中也善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無  
有善辭於聞於後世者以其所施能於五帝之中正皆中  
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終也知五是五  
常者以所以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三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鉅鬯圭瓚

歷反馬本作賜鉅音巨鬯勅亮反 作文侯之命

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 文侯之命

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發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曰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曰

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鉅鬯

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

酌鬱鬯之杓杓下有繫瓚即繫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曲璠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與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施瓚裸於不裸之瓚以肆先王



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深漢禮記  
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瑱黃流在  
中毛傳云玉瑱圭也黃金所以飾流也鄭云黃流流在  
也圭瑱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謂圭  
瑱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瑱祿  
大宗執璋瑱亞裸鄭云圭瑱璋瑱裸器也以圭瑱為柄祿祿  
也曰裸然則圭瑱璋瑱惟柄以圭瑱為異其瑱形則同考工  
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一寸有瑱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  
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  
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瑱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瑱亦  
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鉅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瑱  
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鉅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瑱  
傳所以至命為一止義曰周本紀云為王發髮如髮生  
子伯服幽王廢中后并夫太子用衰如為后伯服為太子申  
侯怒乃與西夷大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  
太子宜曰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相  
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周  
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命為侯伯  
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信元年左傳云凡侯  
伯長也分受封爵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

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王若曰父義和

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  
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諡別

列不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昭升

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推  
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况反亦

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推先正  
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

存位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位。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  
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德能

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  
其道至天地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推以是故上天



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  
亦惟先由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  
夫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祀文武之後  
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  
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觀禮說天子呼諸  
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  
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  
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  
伯為伯父伯舅許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  
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  
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  
字雖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  
也故名仇字義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  
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令王之先祖  
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嗚呼閔予  
王位是其所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嗚呼閔予  
小子嗣造天不憝。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  
大罪過父死國數相業墮。予  
新宗又音與德去虔反。殄資澤于下民侵我我國  
其回反墮于敬反。

家純言前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我傷即我

御事罔或克壽後德在疏又數而自傷嗚呼疲病者

其服位我則利矣無能之致疏又數而自傷嗚呼疲病者

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而於我周家父死國敗

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

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夫大我侵兵傷我國及知大夫之

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

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利矣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

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其甚大。正義曰

此經所言直取幽王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

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御佑下民絕其資用  
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年傷我國及知大夫  
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  
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婦人之家王肅云曾天之大慈謂幽  
王為犬戎所殺於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我傷我國  
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非追  
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



壽考俊德之人其在服位致使有天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喪亡其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我者引過歸己自謂曰惟祖惟父其伊性將來復然故下向思得賢臣

朕躬嗚呼有續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推祖

惟父列者其推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列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時諸侯父義和安克紹

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肇刑文武

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年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

繼汝君以善世道於前文德之人汝君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善汝多修杆

我于艱右汝子嘉功曰多言汝之功多其修矣乃

我所善之下曰反註同疏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

列者惟我父之列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焉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

詩諸侯也又呼之曰父義和汝能明汝祖道汝於法文止之道用早道合會繼汝君以善道

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為多其修矣乃能并敵我於艱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

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

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口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止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

者以思謂未得更數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

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

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

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

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

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勉之人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

至為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然當不殫其業言

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汝君使汝君繼前出追行孝道於前出文德之人汝君者平







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潔用牛彝黃彝則祭時實也酒於彝  
此用占者未祭則盛於占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  
以占也詩辨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  
賜召虎以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此傳准言告始祖者舉  
記也然則得酒之賜當痛告宗廟此傳准言告始祖者舉  
祖之尊者言之耳。傳亦至子孫。正義曰彤字從用然  
字從玄故彤亦赤黑也是請疾有大功賜弓矢然後事征伐  
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皮唐大鄭  
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注禮家來牀多曰王弧注牀多來  
體寡曰夾皮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  
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管文侯受弓  
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子孫為周禮唐弓人弓唐大是弓  
強弱之名彤茲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  
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則周禮禮意說也。彤弓大弓以授學射  
者是習射也。授者勞者吳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  
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  
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社預云藏  
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為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  
者為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馬

四只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可。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  
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傳父往至相安。正  
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  
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  
安也言順安小民之言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  
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是順安也。傳當道至及遠。正義曰商血者共有爾都之  
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要治汝都之人  
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  
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鄭變邑也。言都不信都由近以及  
也。

六月五日

###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治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與

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不開。作費誓

大序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  
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素者有海過自誓之誠足為世法故錄  
以備王事魯詩錄商  
魯之頌。費音秘。費音東。疏。魯侯至費誓。伯  
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  
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閉開闕魯侯時為  
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眾史錄其誓言徐夷時為  
也。傳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皆至  
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音五土地名。正義曰。甘誓。魯侯誓  
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  
令其治兵器具糧糧則其去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  
非戰也。八。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  
之使無喧譁。故其辭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  
命。譁。戶。瓜。反。監。王。高。反。伯。宣。效。淮。夷。徐。戎。並。與。征。今。往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  
羈。縻。統。敘。故。錄。居。九。州。之。內。上。系。始。受。逐。出。之。善。教。乃。甲  
胄。敵。乃。于。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波。甲。鏡。胄。兜。整。施。汝  
相。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救丁彫反敵居表反弔音的繼苦代反兇丁侯備乃弓  
反整音予楷常準反及音介紛芳云反令力呈反  
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調矢利鍛鍊  
戈矛礪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助善。疏。公曰。至不善。正義  
集士眾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  
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彼  
善善簡釋汝之甲。胄。施。汝。指。礪。汝。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  
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礪。汝。之。鋒。刃。無  
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  
者。得。事。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  
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  
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  
明。陞。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  
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以。七。百  
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隊。指。言。魯。人。明。於。時。軍  
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  
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頭。塞。阮。集。必。使

○救丁彫反敵居表反弔音的繼苦代反兇丁侯備乃弓  
反整音予楷常準反及音介紛芳云反令力呈反  
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調矢利鍛鍊  
戈矛礪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助善。疏。公曰。至不善。正義  
集士眾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  
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彼  
善善簡釋汝之甲。胄。施。汝。指。礪。汝。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  
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礪。汝。之。鋒。刃。無  
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  
者。得。事。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  
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  
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  
明。陞。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  
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以。七。百  
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隊。指。言。魯。人。明。於。時。軍  
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  
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頭。塞。阮。集。必。使



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維維浦省此徐士知維夷是維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惟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成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屬縻而統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維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維浦者維浦之夷漢時內地無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或夷之與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尤在及見其事無以知約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約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正義曰。出本云。打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宵。鑿也。明鑿首鑑也。經典皆言甲。宵。秦。世。已。來。始。有。鑑。鑿。鑿。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鑑。鑿。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宵。為。有。善。有。惡。故。令。殺。簡。取。其。善。者。鄭。云。氣。謂。穿。鐵。之。謂。甲。宵。為。有。善。有。惡。故。令。殺。簡。取。其。善。者。地。動。乃。干。必。施。功。於。精。但。精。無。施。功。之。願。惟。繫。紛。於。精。故。以。為。施。也。指。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指。以。持。之。其。以。為。節。鄭。云。九。繫。也。王。肅。云。敵。指。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甲。訓。至。功。善。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尤。善。也。傳。備。故。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弓。十。矢。千。使。其。於。備。

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東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東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礪示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今惟淫舍牯牛馬今軍人惟大故舍牯牛之牛馬言杜乃捷敏乃寔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杜乃捷敏乃寔當以土室敵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杜乃捷敏乃寔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只作殺獲筆名反徐戶覆反徐乃協反又乃結反寔在杜反徐戶疏今雖至常刑。正民也今軍人惟大故舍牯牛之牛馬今雖至常刑。正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殺之牛馬杜乃捷敏乃寔訓大地周禮亦人掌養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擊于津焉杜乃捷敏乃寔三月鄭玄云牢則也殺之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名杜乃捷敏乃寔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則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杜乃捷敏乃寔舍牯牛馬則是出之牢則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杜乃捷敏乃寔此年爛之牛馬為牯牛馬而知牯即牯牛之謂也故言大故



會稽率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  
言牛馬在牝遂以牝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牝謂傷牛馬  
之傷請牛馬傷也。傳獲捕至常刑。正義曰周禮氏掌為  
所獲以功益獄知奔獲皆是捕獸之器也。以捕走豹穿地  
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奔以捕小獸穿地為  
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奔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  
名。獲亦設於奔中。但奔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室。塞之皆  
塞之。義。獲之。填坑。獲無敢令傷所放牝。率之。牛馬。牛馬之  
傷。人。之。畜。產。者。所。賦。價。王。肅。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  
檻。之。屬。越。塞。也。奔。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思。害。故。牛。馬。故。使  
閉。塞。之。或。設。其。中。以。盛。獸。獲。作。罰。也。馬。牛。其。風。臣。妾  
為。穿。或。設。其。中。以。盛。獸。獲。作。罰。也。馬。牛。其。風。臣。妾  
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失。臣。妾。捕。二。勿。敢。棄。越。逐  
。通。布。吳。祗。復。之。我。高。賚。汝。臣。妾。其。有。得。佚。馬。牛。逃  
。通。布。吳。祗。復。之。我。高。賚。汝。臣。妾。其。有。得。佚。馬。牛。逃  
。商。變。汝。功。勳。與。汝。亦。好。字。徐。自。乃。越。逐。不。復。汝。則  
章。賚。力。代。反。餘。音。來。更。待。路。反。

有常刑越家為失任不懲為攘盜汝無敢寇攘踰垣

牆軍人無此罪劫人輸人垣牆也竊馬牛誘臣妾

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諭汝甲戌我惟征

徐戎日獲甲戌之時乃獲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大刑有之軍與之死刑。時自里反爾雅云真也。去九

惟築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時具其類餘道也。三

無餘刑非殺刑刑考非也。然亦非殺也。與音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勿失無敢不多汝則有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勿失無敢不多汝則有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遷也漢書漢書卷之九十四  
我秦師襄公在夜墨鐵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  
師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其重者此言秦師  
實為文非被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侯孫  
于穀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孫  
戰者告也是言晉人告晉不言晉侯則行而云  
夫戰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敵秦師于殽  
師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傳晉舍至  
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  
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  
秦以是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麻衣  
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戮之罪也不替孟明視  
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  
也穆穆公身親為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四馬隻  
無反昔左傳稱秦伯將帥而哭則帥亦少有還者  
嗟我士聽無譚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且言  
眾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新

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責人斯無難惟受責諄如  
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諄如  
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  
反下同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憂我心之

白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難哉  
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復扶又反疏公曰至云來  
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  
於賦得宜謀我善告汝眾言之首詰以言中之  
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則身  
樂也是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  
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注  
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  
疾行如似不復云來已老死不得改悔也  
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  
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云  
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  
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博平王圖落云在案何者  
曰







士第疾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然壯勇之天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致  
用之自悔任前用壯勇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正義  
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辭臣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容我前  
大多有之味味然我思之不明也。如有一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  
斷守言猶然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  
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梅前用巧伎之人今特任寬  
容善工也。傳准蔡至故也。正義曰截截之言使君子迴心  
巧之意猶猶也。由其便言為辭伎之言使君子迴心易容  
心易容皇則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此輩在戎制也。傳如  
之。以我味味而聞思之。不謂此輩在戎制也。傳如  
有至任之。正義曰我味味而聞思之。不謂此輩在戎制也。傳如  
然一介謂一心。取介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一  
常路節一心。取介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一  
藝休休為也。樂善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  
將任用之。尚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  
一。心端。照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藝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  
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含容。忍小過責則得人之有技善  
衆穆公疾按以多端故思斷無他技者。人之有技善

已有之入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人之有技善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  
也是人必能容之。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至  
好呼報反。管失政反。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其用此躬技聖之人安我子孫。疏人之至利哉。正義  
我。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曰此說大賢之行也。  
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  
者其心愛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為  
連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  
容之用此。愛聖之人安我子孫。黎民亦則我子孫黎民亦

其能與非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入之彥  
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  
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反。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背音佩。達於勇反。塞先得反。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能安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六月八日閱  
畢時午後  
大風拔木狂  
雨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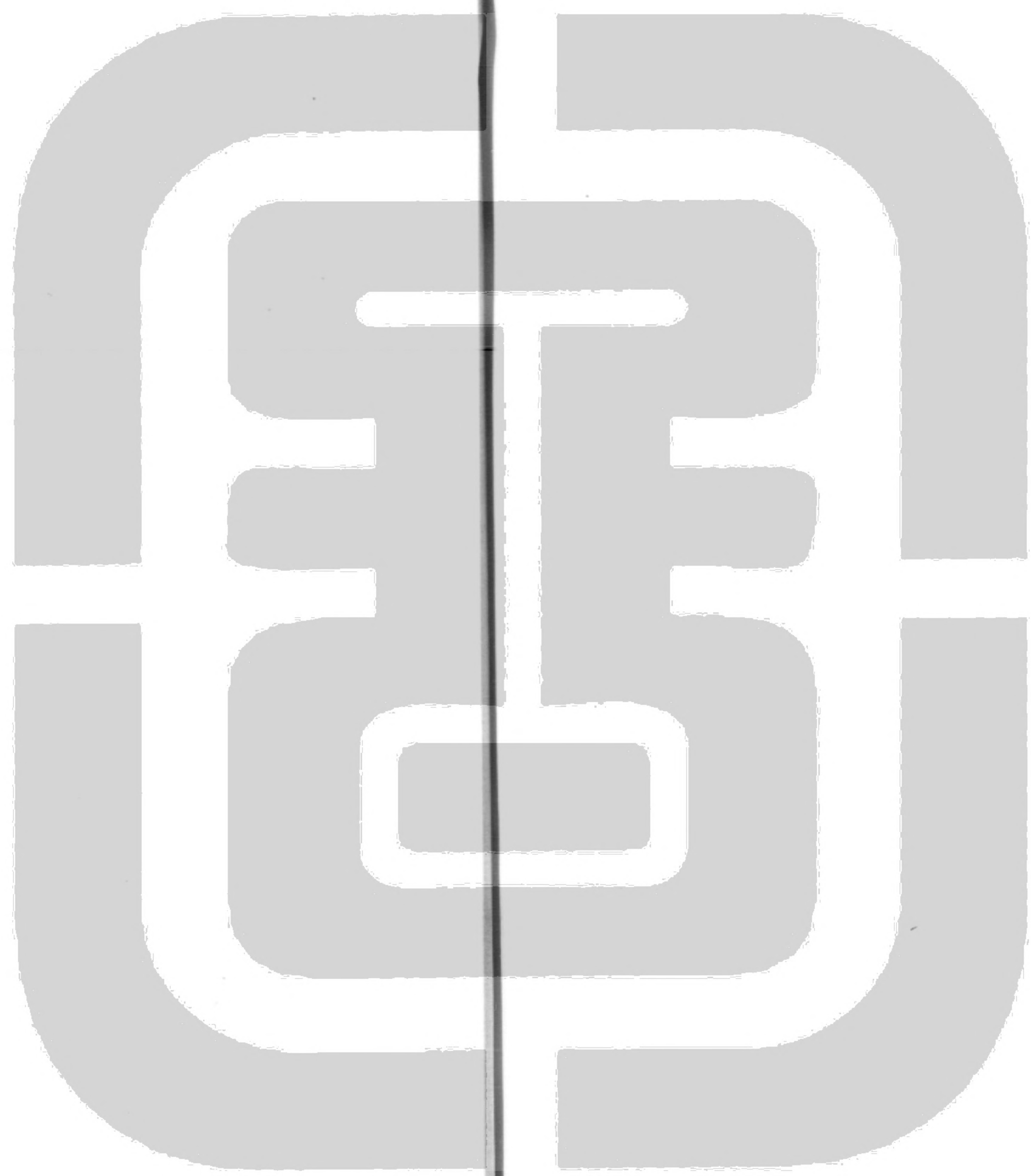
。殆唐疏人之至矣哉。正義曰此論大倭之行也。大倭  
在反。美善通聖者而違背。聖塞之使不達於上。見人之不能舍  
容人。亦曰危殆。言其必亂邦也。傳見人至上通。正義  
曰。傳以冒為獲。冒之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  
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  
言。雍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倭人害賢之行也。邦之  
俾曰由一人。由所任不用賢。執五骨反。聖五為反。徐語  
折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亦庶幾其所任用賢  
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疏。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  
用賢則榮。自昔以前。過之意。言賢彼行異。以言用之安  
否。邦之抗。俾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  
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昔  
賢則危。穆公自誓。將  
以前過用賢人言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二十七

七









程